

松 窗 雜 錄
杜 陽 雜 編
桂 苑 叢 談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

松 窗 雜 錄 〔唐〕李 濬 撰

杜 陽 雜 編 〔唐〕蘇 鶚 撰

桂 苑 叢 談 〔唐〕馮翊子 撰

中 華 書 局

松窓雜錄 杜陽雜編 桂苑叢談

〔唐〕李濟等撰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耗 1/32·2 5/8 印張·30,000 字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,800 定價：(6) 0.24 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·83 58.9. 泐型

出版說明

這裏合印的是三種唐人筆記——松窗雜錄、杜陽雜編和桂苑叢談。

松窗雜錄所記多玄宗時事，這部分佔有全書的一半篇幅。作者通過幾則簡短而真實的故事，反映了玄宗一朝的盛衰景狀。在記狄仁傑的一則故事中，作者用贊許的筆調描寫了盧氏姨母對狄的諷刺。狄在後世是以『忠貞』著稱的，但當時人却有不同的看法，這是頗好玩的。書末『物之異聞』條，開始透露了海外交通頻繁對中古時代人們所發生的影響，這在後來的杜陽雜編中就加以想象性地擴大了。杜陽雜編雖說記代宗至懿宗十朝故事，但較多的是描述了一些有關奇技寶物的奇聞異事。它用繁縟豔麗的文采，講說荒誕無稽的故事，可以看作是唐代傳奇文學的一個支流，對文學史研究者有一定的資料價值。在記述懿宗咸通以後事的桂苑叢談中，鬼神怪異方面的記載比較多，然而唐末的社會情況，也還能從中探索一二，仍有可資取用之處。這三種書，本沒有什麼內在聯繫，但因為它們大致時代相接，體裁相近，故合印成冊，以供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八月

松
窗
雜
錄

松窗雜錄

井序

唐李 濬編

濬憶童兒時卽歷聞公卿間敍國朝故事，次兼多語其□事特異者，取其必實之跡，暇日輟成一小軸，題曰松窗雜錄。

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，後以中外無事，銳意政理，好於觀書。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，必欲盡舉之。帝旣勤書，海內之風翕然率化。尤注意於起居注。先天、開元中，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。若有舉其職者，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，惜不欲去，則遷名曹郎與兼之。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季，起居注撰成七百卷，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。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，因上幸寧王宅，敍家人禮，至於樂奏前後，酒食沾賚，上無自專，皆令稟於寧王教。上曰：『大哥好作主人，阿囁但謹爲上客。』上在禁中嘗自稱阿囁。以是極歡而罷。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：『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，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闔行極庶人之禮，無以光示萬代。臣請自

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□前，得以行在紀敘其事，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，然皆依外史例悉上聞，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。』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爲答辭甚謹，□然悉允所奏。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，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，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。書成，寧王上請自部納于史閣。上命賜以酒樂，共宴侍臣于史館。上寶惜是史尤甚，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。及祿山陷長安，用嚴、高計，未□升殿宮，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閣，不移時灰滅。故玄宗實錄百不敘及三四，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。

祿山謀臣
嚴莊高尙。

開元中，禁中初重木芍藥，卽今牡丹也。

開元天寶花呼木芍藥，
本記云禁中爲牡丹花。

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，

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。會花方繁開，上乘月夜召太眞妃以步輦從。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，得樂十六色。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，手捧檀板，押衆樂前欲歌之。上曰：『賞名花，對妃子，焉用舊樂詞爲？』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，進清平調詞三章。白欣承詔旨，猶苦宿醒未解，因援筆賦之。『雲想

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曉露華濃。若非羣玉山頭見，會向瑤臺月下逢。『一枝紅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借問漢宮誰得似，可憐飛燕倚新粧。』『名花傾國兩相歡，長得君王帶笑看。解釋春風無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闌干。』龜年遽以詞進，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，遂促龜年以歌。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，酌西涼州葡萄酒，笑領意甚厚。上因調玉笛以倚曲，每曲遍將換，則遲其聲以媚之。太真飲罷，飾繡巾重拜上意。龜年常話於五王，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，抑亦一時之極致耳。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。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爲深恥。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，力士戲曰：『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，何拳拳如是？』太真妃因驚曰：『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？』力士曰：『以飛燕指妃子，是賤之甚矣。』太真頗深然之，上嘗欲命李白官，卒爲宮中所捍而止。

玄宗幸東都，偶因秋霽，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。臨眺久之，上遐顧悽然，發歎數四，謂一行曰：『吾甲子得終無患乎？』一行進曰：『陛下行幸萬里，聖祚無疆。』及

西行初至成都，前望大橋，上舉鞭問左右曰：『是橋何名？』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：『萬里橋。』上因追歎曰：『一行之言今果符之，吾無憂矣。』

上好馬擊毬，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。會黃幡綽戲語相解，因曰：『吾欲良馬久之，而誰能通於馬經者？』幡綽奏曰：『臣能知之。』且曰：『今三丞相悉善馬經。』上曰：『吾與三丞相語，政事之外，悉究其旁學，不聞有通馬經者，爾焉得之？』幡綽曰：『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，以是必知通馬經。』上因大笑而語他。

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，乞假歸京師，觀時晦跡，尤用卑損。會春暮，豪家子數輩盛酒饌，遊於昆明池，選勝方宴。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，因疾驅直突會前，諸子輩頗露難色。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：『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。』酒及於上，因大聲曰：『曾祖天子，父相王，臨淄郡王某也。』諸少年聞之，驚走四散，不敢復視於車服。上因聯飲三銀船，盡一巨觥，徐乘馬而東去。

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，惠利之性特異常者，因暇日以金飾之，示於三相。上再

三美之。時蘇頲初入相，每以忠讓勵上，因前進曰：『書云：「鸚鵡能言不離飛鳥。」臣願陛下深以爲誡。』

何皇后始以色進，及上登位不數年，恩寵日衰。后憂畏之狀，愈不自安。然撫下有恩，幸免讒語共危之禍。忽一日泣訴於上曰：『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爲三郎生日湯餅耶？何忍不追念於前時。』上聞之戚然改容，有憫皇后之色。由是得延於其恩者三更秋。終以諸妃恩遇日盛，皇后竟見黜焉。后無罪被擯，六宮共憐之。

何忠，何后自呼其父名也。

中宗嘗召宰相蘇瓌、李嶠子進見，二丞相子皆童年，上近撫於赭袍前，賜與甚厚。因語二兒曰：『爾日憶所通書，可奏爲吾者言之。』頲應曰：『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』嶠子失其名亦進曰：『新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。』上曰：『蘇瓌有子，李嶠無兒。』德宗命李泌爲相，以泌三朝顧遇，禮待信用不與諸宰相等。常於便殿語及玄宗朝，尤惜謬用李林甫，因再三歎息重言曰：『中原之禍，自林甫始也。然以玄宗英

特之姿，何始不察耶？』泌因奏曰：『玄宗盛年始初，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，雖江充將陷戾園，賈后欲圖愍懷，於睿宗之患無以改過也。及降封臨淄，旋出入閣，上下鄆杜之間，備聞人間疾苦。又以天縱英姿，志除內難，有漢宣之多異，仗蕭王之赤城。故英威一震，姦兇自殲。而夙尚儒學，深達政經，薄漢高馬之言，美武帝更僕之問。自初登寶位。樂近正人。惟帝之難，力所能舉。上既勤儉，政事無不施行，又得良臣，天下自化。及東封之後，上每覽帝籍，有自多之言。用聲色爲娛，漸堂階之峻。故古語曰：貧不學儉而儉自來，富不學奢而奢自至。若以勤儉爲志，則臣下守法，官無邪人。及嗜慾稍深，則政亦怠矣。故林甫善爲承迎上意，招顧金玉，託庇左右，安國委相之跡如是，則百吏可知。是以揚雄言：昔武帝運帑藏之財，填廬山之壑，未爲害也。今貨入權門，甚於此矣。林甫未厭，仙客繼之。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，管仲亡而齊難作，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。』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，上怡然聽從，似喜所得。因曰：『相才而又知書，吾高枕矣。』

大和、開成中，有程修己者，以善畫得進謁，修己始以孝廉召入籍，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。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，上頗好詩，因問修己曰：『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爲首出？』修己對曰：『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：「天香夜染衣，國色朝酣酒。」上聞之，嗟賞移時。楊妃方恃恩寵，上笑謂賢妃曰：「粧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，則正封之詩見矣。」』

自大和乙卯歲後，上不樂事，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。會幸三殿東亭，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，上謂修己曰：『斯開元東封圖也。』因命內巨軸懸於東廡下。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：『使吾得其中一人來，則吾可見開元矣。』由是惋惜之意見于顏色，遂命進美耐盡爵，促步輦歸寢殿。開成永諸錄中敍上語李右相曰：『吾思天下事難理，則進飲釀酎以自醉解。』

狄仁傑之爲相也，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。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。梁公每遇伏臘晦朔，修禮甚謹。嘗經甚雪多休暇，因候盧姨安否，適見表弟

挾弓矢攜雉兔來歸，膳味進於北堂。顧揖梁公，意甚輕簡。公因啓姨曰：『某今爲相，表弟有何樂從，願悉力以從其旨。』姨曰：『相自貴爾，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。』公大慚而退。

姚崇爲相，忽一日對於便殿，舉左足不甚輕利。上曰：『卿有足疾耶？』崇曰：『臣有腹心之疾，非足疾也。』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，上怒曰：『卿歸中書，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。』而說未之知，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，說乘馬先歸。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。林甫語崇曰：『說多智謀，是必困之，宜以劇地。』崇搆曰：『丞相得罪，未宜太逼。』林甫曰：『公必不忍耶！說當無害。』林甫正將詔付於御史，中路以馬墜告假，說之未遭崇搆也，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，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，說怒甚，將窮獄於京兆尹。書生勵聲曰：『覩色不能禁，亦人之常情也。公貴爲相，豈無緩急用人乎？斬於一婢女耶？』說奇其言而釋之，以侍兒與歸。書生一跳跡去，旬月餘無所聞知。忽一日直訪於說，憂色滿

面，且言某感公之恩，思有謝者久之。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構，外獄將具，公不知之，危將至矣。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，用計於九公主，必能立釋之。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。書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難。又凝思久之，忽曰：『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。』書生曰：『吾事濟矣。』因請手札數行，懇以情言，遂急趨出，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，書生具以說旨言之，兼用簾爲贊。且請公主曰：『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？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？』明日公主入謁，具爲奏之。上感動，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。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。

太尉衛國公爲并州從事，到職未旬月，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，公命與坐，乃曰：『某善按冥也。』公初未之奇，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。因令垂簾靜伺之，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，頃之，王生曰：『可驗矣。』紙上書八字甚大，且有楷注曰，位極人臣，壽六十四。王生遽請歸，竟不知所去。及會昌朝，三策一品，薨於海南，果符王生所按之年。

衛公長慶中在浙右，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，忽覺力舉異於當時。及歛就水次，卒不獲一鱗。忽得古銅鏡可尺餘，光浮於波際。漁人驚取照之，歷歷盡見五藏六府縈脉動竦駭神魄，因腕戰而墜。漁人偶話於舍旁，遂乃聞之於公，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，終不復得。

物之異聞

雷公鑲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鄱陽王墓中自動墨研 口中軟杖子
龍腦香崑崙子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鮫綃 鏤白玉香囊并玉鑲子長三尺餘 異竹
篾長二百餘尺 黃楊枕文有仙人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□□□中藏上藥 〔下有
殘闕〕桃源洞中仙人棊子 不生澀鐵腰帶 韋穀尚書夢中所得軟羅纈巾 西蜀
織成蘭亭 罽賓國黃金衣 筆管上鏤盧思道燕行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
底寫國王□□□上又小貌亦類之 白玉劍長二尺餘

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，或經目識，客有疑問，悉用條謹。

杜
陽
雜
編